

第二十六回

孫悟空三島求方

觀世音甘泉活樹

處世須存心上刃，修身切記寸邊而。常言刃字爲生意，但要三思戒怒欺。上士無爭傳亘古，聖人懷德繼當時。剛強更有剛強輩，究竟終成空與非。

却說那鎮元大仙用手攙着行者道：『我也知道你的本事，聞得你的英名，只是你今番越理欺心，縱有騰挪，脫不得我手。我就和你同到西天，見了你那佛祖，也少不得還我人參果樹。你莫弄神通。』行者笑道：『你這先生，好小家子樣！若要樹活，有甚疑難！早說這話，可不省了一場爭競？』大仙道：『不爭競，我肯善自饒你！』行者道：『你寧了我師父，我還你一株活樹，如何？』大仙道：『你若有此神通，醫得樹活，我與你八拜爲交，結爲兄弟。』行者道：『不打緊，放了他們，老孫管教還你活樹。』

大仙諒他走不脫，即命解放了三藏、八戒、沙僧。沙僧道：『師父啊，不知師兄搗得是甚麼鬼哩。』八戒道：『甚麼鬼！這叫做「當面人情鬼」！樹死了，又可醫得活！他弄個光皮散兒好看，托着求醫治樹，單單了脫身走路，還顧得你和我哩。』三藏道：『他決不敢撒了我們。我們問他那裏求醫去。』遂叫道：『悟空，你怎麼哄了仙長，解放我等？』行者道：『老孫是眞言實語，怎麼哄他？』三藏道：『你往何處去求方？』行者道：『古人云：「方從海上來。」我今要上東洋大海，遍遊三島十洲，訪問仙翁聖老，求一個起死回生之法，管教醫得他樹活。』三藏道：『此去幾時可回？』行者道：『只消三日。』三藏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就依你說，與你三日之限。三日裏來便罷；若三日之外不來，我就念那話兒經了。』行者道：『遵命，遵命。』

你看他急整虎皮裙，出門來對大仙道：『先生放心，我就去就來。你却要好生伏侍我師父，逐日家三茶六飯，不可欠缺。若少了些兒，老孫回來和你算帳，先搗塌你的鍋底。衣服污了，與他漿洗漿洗。臉兒黃了些兒，我不要；若瘦了些，不出門。』那大仙道：『你去，你去，定不教他忍餓。』好猴王，急縱筋斗雲，別了五莊觀，徑上東洋大海。在半空中，快如掣電，疾如流星，早到

蓬萊仙境。按雲頭，往下仔細觀看，真個好去處，有詩爲證：

大地仙鄉列聖曹，蓬萊分合鎮波濤。瑤臺影蘸天心冷，巨闕光浮海面高。五色烟

霞含玉籟，九霄星月射金鰲。西池王母常來此，奉祝三仙幾次桃。

那行者看不盡仙景，徑入蓬萊。正然走處，見白雲洞外，松陰之下，有三個老兒圍碁觀局。者是壽星，對局者是福星，祿星。行者上前叫道：『老弟們，作揖了。』那三星見了，拂退碁枰，回禮道：『大聖何來？』行者道：『特來尋你們耍子。』壽星道：『我聞大聖棄道從釋，脫性命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，逐日奔波山路，那些兒得閑，却來耍子？』

行者道：『實不瞞列位說。老孫因往西方，在半路有些兒阻滯，特來小事相干，不知肯否？』福星道：『是甚地方，因何阻滯？』行者道：『因路過萬壽山五莊觀有阻。』三老驚訝道：『五莊觀是鎮元大仙的仙宮，你莫不是把他人參果偷吃了？』行者道：『偷吃了，能值甚麼！』三老道：『你這猴子，不知好歹。那果子聞一聞，活三百六十歲；吃一個，活四萬七千年，叫做「萬壽草還丹」。我們的道，不及他多矣。他得之甚易，就可與天齊壽；我們還要

養精鍊氣存神，調和龍虎，捉坎填離，不知費多少工夫。你怎麼說他的能值甚麼？天下只有此種靈根！」行者道：「靈根！靈根！我已弄了他個斷根哩！」三老驚道：「怎的斷根？」

行者道：「我們前日在他觀裏，那大仙不在家，只有兩個小童，接待了我師父，却將兩個人參果奉與我師。我師不認得，只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，再三不吃。那童子就拿去吃了，不曾讓得我們。是老孫就去偷了他三個，我兄弟三人吃了。那童子不知高低，賊前賊後的罵個不住，是老孫惱了，把他樹打了一棍，推倒在地，樹上果子全無，杈開葉落，根出枝傷，已枯死了。不想那童子關住我們，又被老孫扭開鎖走了。」

『次日清晨，那先生回家趕來，問答間，語言不和，遂與他賭鬪；被他閃一閃，把袍袖展開，一袖子都籠去了，繩纏索綁，拷問鞭敲，就打了一日。是夜又逃了，他又趕上，依舊籠去。他身無寸鐵，只是把個塵尾遮架。我兄弟這等三般兵器，莫想打得着。他這一番仍舊擺佈，將布裏漆了我師父與兩師弟，却將我下油鍋。我又做了個脫身本事走了，把他鍋都打破。他見拿我不住，儘有幾分醋我。是我又與他好講，教他放了我師父，師弟，我與他醫樹管活，兩家纔得安寧。』

我想着「方從海上來，」故此特遊仙境，訪三位老弟。有甚醫樹的方兒，傳我一個，急救唐僧脫苦。」

三星聞言，心中也悶道：「你這猴兒，全不識人。那鎮元子乃地仙之祖；我等乃神仙之宗；你雖得了天仙，還是太乙散數，未入真流，你怎麼脫得他手？若是大聖打殺了走獸飛禽，蝶蟲鱗長，只用我黍米之丹，可以救活；那人參果乃仙木之根，如何醫治？沒方，沒方。」

那行者見說無方，却就眉峯雙鎖，額蹙千痕。福星道：「大聖，此處無方，他處或有，怎麼就生煩惱？」行者道：「無方別訪，果然容易；就是遊遍海角天涯，轉透三十六天，亦是小可；只是我那唐長老法嚴量窄，止與了我三日期限。三日以外不到，他就要念那緊箍兒咒哩。」三星笑道：「好好好！若不是這個法兒拘束你，你又鑽天了。」壽星道：「大聖放心，不須煩惱。那大仙雖稱上輩，却也與我等有識。一則久別，不曾拜望；二來是大聖的人情；如今我三人同去望他一望，就與你道達此情，教那唐和尚莫念緊箍兒咒，休說三日五日，只等你求得方來，我們纔別。」行者道：「感激感激！就請三位老弟行行我去也。」大聖辭別三星不題。

却說這三星駕起祥光，即往五莊觀而來。那觀中合衆人等，忽聽得長天鶴唳，原來是三星光臨，但見那——

盈空謫謫祥光簇，霄漢紛紛香馥郁。綵霧千條護羽衣，輕雲一朵擎仙足。青鸞飛，丹鳳翮，袖引香風滿地撲。拄杖懸龍喜笑生，皓髯垂玉胸前拂。童顏歡悅更無憂，壯體雄威多有福。執星籌，添海屋，腰掛葫蘆並寶鎮。萬籟千句福壽長，十洲三島隨緣宿。常來世上送千祥，每向人間增百福。概乾坤，榮福祿，福壽無疆今喜得。三老乘祥謁大仙，福堂和氣皆無極。

那仙童看見，即忙報道：「師父，海上三星來了。」鎮元子正與唐僧師弟閑敘，聞報，即降階奉迎。那八戒見了壽星，近前扯住，笑道：「你這肉頭老兒，許久不見，還是這般脫洒，帽兒也不帶個來！」遂把自家一個僧帽，撲的套在他頭上，撲着手呵呵大笑道：「好好好！真是『加冠進爵』也！」那壽星將帽子攢了，罵道：「你這個夯貨，老大不知高低！」八戒道：「我不是

『奔貨，你等真是奴才！』福星道：『你倒是個奔貨，反敢罵人是奴才！』八戒又笑道：『既不是人家奴才，好道叫做添壽，添福，添祿？』

那三藏喝退了八戒，急整衣拜了三星。那三星以晚輩之禮見了大仙，方纔敘坐，坐定，祿星道：『我們一向久闊尊顏，有失恭敬。今因孫大聖攪擾仙山，特來相見。』大仙道：『孫行者到蓬萊去的？』壽星道：『是，因為傷了大仙的丹樹，他來我處求方醫治。我輩無方，他又到別處求訪，但恐違了聖僧三日之限，要念緊箍兒咒。我輩一來奉拜，二來討個寬限。』三藏聞言，連聲應道：『不敢念，不敢念。』

正說處，八戒又跑進來，扯住福星，要討果子吃。他去袖裏亂摸，腰裏亂挖，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檢。三藏笑道：『那八戒是甚麼規矩！』八戒道：『不是沒規矩，此叫做「一番番是福」。』三藏又叱令出去。那猓子蹣出，門，瞧着福星，眼不轉睛的發狠。福星道：『奔貨！我那裏惱了你來，你這等恨我？』八戒道：『不是恨你，這叫「回頭望福」。』

那猓子出得門來，只見一個小童，拿了四把茶匙，方丈尋鐘取果看茶，被他一把奪過，跑

上殿，拿着小磬兒，用手亂敲亂打。大仙道：『這個和尚，越發不尊重了！』八戒笑道：『不是不尊重，這叫做「四時吉慶」。』

證：——且不說八戒打禪亂纏，却表行者離了蓬萊，又早到方丈仙山。這山真好去處，有詩爲

方丈巍峨別是天，太元宮府會神仙。紫臺光照三清路，花木香浮五色烟。金鳳自多盤蕊闕，玉膏誰逼灌芝田？碧桃紫李新成熟，又換仙人信萬年。

見：——那行者按落雲頭，無心翫景。正走處，只聞得香風馥馥，玄鶴聲鳴，那壁廂有個神仙，但

盈空萬道霞光現，彩霧飄飄光不斷。丹鳳啣花也更鮮，青鸞飛舞聲嬌豔。福如東海壽如山，貌似小童身體健。壺隱洞天不老丹，腰懸與日長生篆。人間數次降禪祥，世上幾番消厄願。武帝曾宜加壽齡，瑤池每赴蟠桃宴。教化衆僧脫俗緣，指開

大道明如電，也曾跨海祝千秋，常去靈山參佛面，聖號東華大帝君，煙霞第一神仙眷。

孫行者靛面相迎，叫聲『帝君，起手了。』那帝君慌忙回禮道：『大聖，失迎。請荒居奉茶。』遂與行者攜手而入。果然是貝闕仙宮，看不盡瑤池瓊閣。方坐待茶，只見翠屏後轉出一個童兒。他：

身穿道服飄霞燦，腰束絲縵光錯落。頭戴綸巾佈斗星，足登芒履遊仙岳。鍊元真，脫本殼，功行成時遂意樂。識破原流精氣神，主人認得無虛錯。逃名今喜壽無疆，甲子遇天管不着。轉回廊，登寶閣，天上蟠桃三度摸。縹緲香雲出翠屏，小仙乃是

東方朔。

行者見了，笑道：『這個小賊在這裏啊？帝君處沒有桃子你偷吃？』東方朔朝上進禮，答道：『老賊，你來這裏怎的？我師父沒有仙丹你偷吃？』帝君叫道：『曼倩休亂言，看茶來也。』曼倩原是東方朔的道名。他急入裏取茶二杯。

飲訖，行者道：『老孫此來，有一事奉干，未知允否？』帝君道：『何事？自當領教。』行者道：『近因保唐僧西行，路過萬壽山五莊觀，因他那小童無狀，是我一時發怒，把他人參果樹推倒，一時阻滯，唐僧不得脫身，特來尊處求賜一方醫治，萬望慨然。』帝君道：『你這猴子，到處裏闖禍。那五莊觀鎮元子，聖號與世同君，乃地仙之祖，你怎麼就衝撞他？他那人參果樹，乃草還丹。你偷吃了，尙說有罪，却又連樹推倒，他肯干休？』

行者道：『正是呢。我們走脫了，被他趕上，把我們就當汗巾兒一般，一袖子都籠去了；所以角氣，沒奈何，許他求方醫治，故此拜求。』帝君道：『我有一粒「九轉太乙還丹」，但能醫治世間生靈，却不能醫樹。樹乃土木之靈，天滋地潤。若是凡間的果木，醫治還可；這萬壽山乃先天福地，五莊觀乃淨土洞天，人參果又是天開地闢之靈根，如何可治？無方！無方！』

行者道：『既然無方，老孫告別。』帝君仍欲留奉玉液一杯，行者道：『急緊事，不敢久滯。』遂駕雲復至瀛洲海島，也好去處。有詩爲證——

珠樹玲瓏照紫煙，瀛洲宮闕接諸天。
青山綠水琪花艷，玉液銀鏤鐵石堅。
五色碧

雞啼海日，千年丹鳳吸朱煙。世人罔究壺中景，象外春光億萬年。

那大聖至瀛洲，只見那丹崖珠樹之下，有幾個皓髮皤髯之輩，童顏鶴鬚之仙，在那裏着棋飲酒，談笑謳歌。真個是——

祥雲光滿，瑞靄香浮。彩鸞鳴洞口，玄鶴舞山頭。碧藕水桃爲按酒，交梨火棗壽千秋。一個個丹詔無聞，仙符有籍；逍遙隨浪蕩，散淡任清幽。周天甲子難拘管，大地乾坤抵自由。獻果玄猿，對對參隨多美愛；啣花白鹿，雙雙拱伏甚綢繆。

那些老兒正然洒樂，這行者厲聲高叫道：『帶我耍耍兒便怎的？』衆仙見了，急忙趨步相迎。有詩爲證：

人參果樹靈根折，大聖訪仙求妙訣。繚繞丹霞出寶林，瀛洲九老來相接。

行者認得是九老，笑道：『老兄弟們自在哩！』九老道：『大聖當年若存正，不鬧天宮。我們還自在哩。如今好了，聞你歸真向西拜佛，如何得暇至此？』行者將那醫樹求方之事具陳了一遍。九老也大驚道：『你也忒惹禍惹禍！我等實是無方。』行者道：『既是無方，我且奉

別。」

九老又留他飲瓊漿，食碧藕。行者定不肯坐，止立飲了一杯漿，吃了他一塊藕，急急離了瀛洲，徑轉東洋大海。早望見落伽山不遠，遂落下雲頭，直到普陀巖上，見觀音菩薩在紫竹林中與諸天大神，木吒，龍女，講經說法。有詩爲證——

海主城高瑞氣濃，更觀奇異事無窮。須知隱絕千般外，盡出希微一品中。四聖贊時成正果，六凡聽後脫樊籠。少林別有真滋味，花果馨香滿樹紅。

那菩薩早已看見行者來到，卽命守山大神去迎。那大神出林來，叫聲「孫悟空，那裏去？」行者抬頭喝道：「你這個熊罷！悟空可是你叫的！當初不是老孫饒了你，你已是做了黑風山的屍鬼矣！今日跟了菩薩，受了善果，居此仙山，常聽法教，你叫不得我一聲「老爺」！」那黑熊真個得了正果，在菩薩處鎮守普陀，稱爲大神，是也虧了行者。他只得陪笑道：「大聖，古人云：『君子不念舊惡。』只管題他怎的？菩薩着我來迎你哩。」

這行者就端肅尊身，與大神到了紫竹林裏，參拜菩薩。菩薩道：「悟空，唐僧行到何處也？」

行者道：『行到西牛賀洲萬壽山了。』菩薩道：『那萬壽山有座五莊觀，鎮元大仙，你會他麼？』行者頓首道：『因是在五莊觀，弟子不識鎮元大仙，毀傷了他的人參果樹，沖撞了他，他就把我師父困滯，不得前進。』那菩薩情知，怪道：『你這潑猴，不知好歹！他那人參果樹，乃天開地闢的靈根，鎮元子乃地仙之祖，我也讓他三分，你怎麼就打傷他樹？』

行者再拜道：『弟子實是不知。那一日，他不在家，只有兩個仙童，候待我等，是搭悟能曉得他有果子，要一個嘗新，弟子委偷了他三個，弟兄們分吃了。那童子知覺，罵我等無已，是弟子發怒，遂將他樹推倒。他次日回來趕上，將我等一袖子籠去，繩綁鞭抽，拷打了一日。我等當夜走脫，又被他趕上，依然籠了。三番兩次，其實難逃，已允了與他醫樹。却纔自海上求方，遍遊三島，衆神仙都沒有本事，弟子因此志心朝禮，特拜告菩薩，伏望慈憫，俯賜一方，以救唐僧早早西去。』菩薩道：『你怎麼不早來見我，却往島上去尋找？』

行者聞得此言，心中暗喜道：『造化了！造化了！菩薩一定有方也！』他又上前懇求。菩薩道：『我這淨瓶底的「甘露水」，善治得仙樹靈苗。』行者道：『可曾經驗過麼？』菩薩道：『經

驗過的。』行者問：『有何經驗？』菩薩道：『當年太上老君曾與我賭勝，他把我的楊柳枝拔了去，放在煉丹爐裏，烘得焦乾，送來還我，是我插在瓶中，一晝夜復得青枝綠葉，與舊相同。』行者笑道：『真造化！真造化！烘焦了的，尚能醫活，況此推倒的，有何難哉！』

菩薩吩咐大眾，『看守林中，我去去來。』遂手托淨瓶，白鸚哥前邊巧囀，孫大聖隨後相從。有詩爲證：

玉毫金像世難論，正是慈悲救苦尊。
過去却逢清淨佛，至今成得有爲身。
幾生慾海澄清浪，一片心田絕點塵。
甘露久經真妙法，管教寶樹永長生。

却說那觀裏大仙與三老正然清話，忽見孫大聖按落雲頭，叫道：『菩薩來了，快接！快接！』慌得那三星與鎮元子共三藏師徒，一齊迎出寶殿。菩薩纔住了祥雲，先與鎮元子陪了話，後與三星作禮。禮畢上坐。那階前行者引唐僧、八戒、沙僧都拜了。那觀中諸仙也來拜見。行者道：『大仙不必遲疑，趁早兒陳設香案，請菩薩替你治那樹去。』大仙躬身謝菩薩道：『小可的』

勾當，怎麼敢勞菩薩下降？』菩薩道：『唐僧乃我之弟子，孫悟空沖撞了先生，理當陪償寶樹。』三老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不須謙講了，請菩薩都到園中去看看。』

那大仙即命設具香案，打掃後園，請菩薩先行。三老隨後。三藏師徒與本觀衆仙，都到園內觀看時，那顆樹倒在地下，土開根現，葉落枝枯。菩薩叫：『悟空，伸手來。』那行者將左手伸開。菩薩將楊柳枝，蘸出瓶中甘露，把行者手心裏畫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，教他放在樹根之下，但看水出爲度。那行者捏着拳頭，往那樹根底下揣着，須臾，有清泉一注。菩薩道：『那個水不許犯五行之器，須用玉瓢舀出，扶起樹來，從頭澆下，自然根皮相合，枿長葉生，枝青果出。』行者道：『小道士們，快取玉瓢來。』鎮元子道：『貧道荒山，沒有玉瓢，只有玉茶盞，玉酒杯，可用得麼？』菩薩道：『但是玉器，可舀得水的便罷，取將來看。』

大仙即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十個茶盞，四五十個酒盞，却將那根下清泉舀出。行者八戒，沙僧，扛起樹來，扶得周正，攤上土，將玉器內甘泉，一甌甌捧與菩薩。菩薩將楊柳枝細細洒上，口中又念着經咒。

不多時，酒淨那舀出之水，見那樹果，然依舊青枝綠葉，濃郁陰森，上有二十三個人參果，清風明月，二童子道：『前日不見了果子時，顛倒只數得二十二個；今日回生，怎麼又多了一個？』行者道：『日久見人心。』前日老孫只偷了三個，那一個落下地來，土地說這寶遇土而入，八戒只嚷我打了偏手，故走了風信，只纏到如今，纔見明白。』菩薩道：『我方纔不用五行之器者，知道此物與五行相畏，故耳。』

那大仙十分歡喜，急令取金鑿子來，把果子敲下十個，請菩薩與三老復回寶殿，一則謝勞，二來做個「人參果會」。衆小仙遂調開桌椅，鋪設丹盤，請菩薩坐了上面正席，三老左席，唐僧右席，鎮元子前席相陪，各食了一個。有詩爲證：

萬壽山中古洞天，人參一熟九千年。
靈根現出枒枝損，甘露滋生果葉全。
三老喜逢皆舊契，四僧幸遇是前緣。
自今會服人參果，盡是長生不老仙。

此時菩薩與三老各吃了一個，唐僧始知是仙家寶貝，也吃了一個。悟空三人，亦各吃一個。鎮元子陪了一個。本觀仙衆分吃了一個。行者纔謝了菩薩，回上普陀巖，送三星徑轉蓬萊。